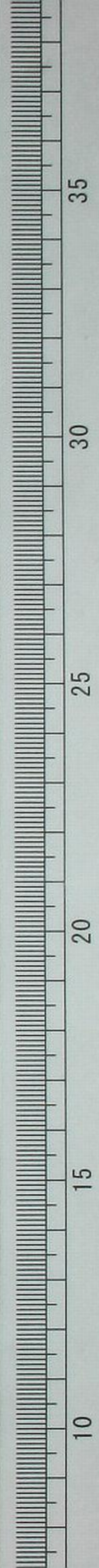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補

島津氏

六

13
614
*



418
614
4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嶋津氏

豐後守忠久
能負妹丹後局

陸奥守忠國
右馬頭友久

嶋津氏其先出於源忠久。右大將源賴朝寵比企能負妹有娠。夫人政子性妬。潛避赴西國。路過攝津住吉祠。適分娩。是為忠久。為惟宗廣言婿。冒姓惟宗。後更嶋津氏。建久四年。忠久任薩摩守護。使其臣本田次郎如薩摩治國務。而自居京師。七年。忠久就國。居出永山。後徙麿嶋。藩翰忠久後九世。曰忠國。忠國生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嗣。其子忠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陸奥守春久

昌生三子。曰忠治。忠隆。勝久。兄弟以次相繼。

嶋津系圖

陸奥守忠昌

嶋津世祿記。按藩翰譜。以勝久為忠隆兄。誤。至勝久無嗣。族嶋津實久。

又三郎

冀以其子義虎為之嗣。勝久養友久曾孫虎壽為

修理大夫忠隆

嗣。更名貴久。任其父忠良以政。由是實久缺望有

稱又六郎

異志。大永六年。勝久讓封貴久。明年老于伊佐。既

修理大夫勝久

而與忠良生隙。實久因媒孽之。謀除忠良。忠良走

初名忠兼稱入

保其邑田布施。貴久聞變。出鹿嶋赴田布施。實久

郎

說勝久入鹿嶋。廢貴久。貴久憤怨。與忠良起兵攻

相摸守忠良

勝久。勝久為人不慧。嬖臣末弘伯耆。竹內小倉擅

權。政大亂。其老川上大和。諫勝久不聽。天文三

年。大和殺伯耆。勝久奔禰寢。四年。勝久自禰寢

歸鹿嶋。誅大和。實久懼而叛。縱火城下。勝久奔

伊佐。五年。勝久居直幸。遂奔豐後。貴久與忠良

伐實久。連年結兵。實久力竭出奔。餘黨悉平。嶋

津氏將士立貴久為主。貴久為人寬弘恤民國

內大服。二十一年。貴久任修理大夫。

參取薩州舊傳記。世祿記。

弘治二年。貴久略大隅。下松坂蒲生諸城。

世祿記。永

祿元年。伊東義祐陷新山城。守將知良見大和。伊

三位入道義祐
新山城在日向

知地美作。吉田治部左衛門歿之。日向記義祐。工藤

祐經裔也。祐經世領伊豆。事源賴朝有寵。子祐時。

任日向地頭。使族人往治之。建武中。祐時玄孫祐

持。屬足利氏。徙日向。自是世據日向。以其與我接

疆壤。終為仇讎。日向記三年。貴久聞伊東義祐將

襲飲肥。使次子忠平往守飲肥。四年五月。大隅肝

付兼續。叛據廻城。貴久發兵攻之。七月。與兼續

戰于竹原山。貴久弟忠將歿之。貴久怒。益兵疾

戰破之。兼續脫走。貴久留兵守廻城。召還忠平。

飲肥城在日向
兵庫頭忠平後
襲我弘

右馬頭忠將

使嶋津忠親代守飲肥。世祿記。按日向記。肝

年。略日向。拔飯野城。日向記五月。伊東義祐來攻

飲肥。忠親棄城退保福嶋。九月。忠親攻飲肥復之。

七年三月。貴久任陸奥守。九年二月。貴久削髮號

伯圍。伊東義祐城三山。將襲飯野。伯圍使長子義

久攻三山。不利。當是時。三山以東屬伊東氏。飯野

以西屬我。世祿記十年十月。伯圍使義久忠平攻三

山。破外郭。守將米良筑後。隨機防禦。義久忠平。乃

引兵還。日向記先是。菱刈某叛。據大口城。應肥後相

武藏守忠元

良氏十一月伯圃伐菱刈氏以忠平為先鋒攻馬
 越城斬城將井手籠駿河遂攻湯尾橫川下之斬
 首五百級平城曾木守將皆遁走相良義陽將八
 千人援菱刈氏伯圃令新納忠元守市山城參取 嶋津
家譜世 十一年正月伊東義祐將二萬人屯篠嶺
記 伯圃使忠平守會木城三月相
 良菱刈入來院祁荅院諸族合兵來圍會木忠平
 擊破之世祿 六月與伊東氏和日向 十二年五月
 伯圃遣兵擊相良義陽於戶上嶽麓破之菱刈

左衛門大夫歲久一作左兵衛尉中務大輔家久

氏乞降致城徙平城伯圃使新納刑部守大口家譜
 是歲伊東義祐長子義益軍田原山與相良氏謀
 攻飯野得疾暴死義祐悲哀由是勢大沮日向記 按家譜
永祿十一年義祐死然 元龜二年六月伯圃卒年
 五十八生四子義久忠平歲久家久義久嗣舊傳 世
祿 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修理等四
 將來圍加久藤城義久使忠平赴援敵已破城退
 次岡尾平不設備忠平潛兵出栗野橫川間掩擊
 大破之敵驍將柚木崎丹後以槍狙鏃忠平忠平

馬驚而蹶。槍汰胄上。我兵來遮。攢槍殲之。獲加賀

修理等。斬首二百級。日向記。按世祿記。義祐自將

書曰。元龜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新

次郎。伊東又次郎。伊東修理。將兵攻加賀藤城。加

賀陣妙見山下。以備飯野。三將進圍城。破之。退次岡

尾平。侮敵不備。鳴津忠平。潛兵出栗野。橫川間。掩

擊大破之。加賀修理。收敗卒而退。聞新次郎又次

郎等死。即返戰。死。荒武某將死。謂其弟曰。吾欲遺

此。無乃致訾議乎。兄笑曰。武夫臨戰。不顧家。而今如

懦。畏死也。今已必死。而怒然於妻子。非人情也。乃

齒。刀斧留齒痕。使奴齋歸。俱犯陣死。抽木崎。丹後。

驍勇善槍。被髮裂去袖標。混敵兵。狙鏖忠平。忠平

馬驚而蹶。槍汰胄上。島津氏兵來遮。攢槍殲之。佐

土原八郎兵衛。聞諸將皆死。哭。乃奮戰死。米良

獨不然。可乎。我亦將使吾妻。哭。乃奮戰死。米良

筑後曰。如是我兵將殲。乃整從卒。據嶮以殿。既而

薩兵麴至。筑後大呼突戰。薩兵披靡。解而復合者

數四。終亦死之。由是觀之。義祐攻加賀藤。遣其將

而不自出也。且諸將忠死甚偉。并錄以備考。加久

藤頭。一作九月。義久使歲久略大隅。圍小濱。小濱根

占重長屬城也。義久自將援歲久。攻拔之。重長乞

降。世祿記。日向記。天正元年春。義久再略大隅。伐

肝付兼續破之。三年。復伐兼續。拔茶園尾。兼續乃

降。大隅平。世祿記。四年。伊東義祐奪其將米良美濃

食邑。美濃憤恚。以須木城來降。八月。義久略日向。

攻高原城。城將福永平右衛門。以城降。初。義祐勇

決綜練軍事。雄張一時。自義益死。志氣頓衰。奢侈近群小。猜疑尤甚。將士不自安。至是伊東氏勢益削弱。九月。義久使上原尚近守高原。五年。伊東氏將福永丹波守野尻城。上原尚近偽作丹波叛書。以間義祐。義祐果疑丹波。丹波忿怨。因尚近送款。十二月。夜導我兵入城。伊東氏戍兵驚走。義久馳入野尻。內山城將野村刑部。紙屋城將米良主稅等皆降。義祐窮蹙。與孫義賢奔豐後。乞救大友氏。

日向記。按家譜。義久攻高原城。福永野村通款。並係元龜年間。與本書不合。家譜又云。天正五年。十

二月七日。義久遣兵三百人入野尻。明日。義久自將陣城外。戶崎守兵焚城遁。伊東氏勢益蹙。義祐孫祐兵奔豐後。亦與本書不合。當是時。大友義鎮本書祐兵乃義祐次子。非孫也。

新助有信

弁二豐二筑及肥後。勢最強。六年秋。義鎮大舉攻日向。義久使家久助高城守將山田有信拒守。義鎮軍務志賀。兵凡七萬。使其將田原紹忍。濟耳川圍高城。義久聞急。將步騎二萬五千赴援。至佐土原。敵乃解圍卻。夾水而陣。十一月十日。敵前軍將齋藤鎮實。吉弘鑑理。臼杵鎮次等。夜濟川來攻。我兵邀戰。獲鎮實。明旦又戰。家久有信。出城夾擊。大

敗之。獲鑑理鎮次等十一將。斬首三千餘級。我兵追北。擠之川。敵溺死無算。義鎮遁去。於是鎮

西豪傑皆背大友氏。我軍大振。大友記。九州治

吉弘鑑理。作吉弘鑑直。今從治亂記。耳川之役。本書並條。天正五年。今據藩翰譜家譜。世祿記。

諸書改之。山田有信。為高城守將。據舊傳記。舊傳記曰。大友氏之圍高城。有信在城中。適得報。

其妻新舉一男。有信喜曰。我既有嗣。必復何憾。男名有榮。稱彌九郎。九年五月。義

久叙從四位下。世祿記。先是。義久與肥前龍造寺

隆信爭肥後。隆信據佐賀城。威服隣國。大友氏

既敗於耳川。宇土城主宇土行興等附隆信。義

久數招行興。至是行興與相良義陽來降。三舟

城主甲斐宗運為大友氏堅守。義久築砦于川

尻。使行興守之。以備宗運。踰年宗運死。由是肥

後諸城多降。大友記。九州治亂記。按治亂記。宗

曰。天正六年。隈本城主親冬。宇土城主源行

興來降。義久使鎌田道觀助親冬守隈本。七年。

相良賴房與阿蘇惟前合兵。據之。八年。義久使

新納忠元與道觀攻矢崎。拔之。八月。義久

自將略肥後。相良賴房以八代城降。後為甲斐

棟守。入代。與本書。十年。肥前原城主有馬義純

不合。書以備考。背龍造寺氏來通款。十一年夏。龍造寺隆信攻

修理大夫義純

八代屬肥後

有馬義純。義純來乞救。義久使新納刑部川上左京赴援。下安德城。遂攻深江城。刑部被創。家譜十二年三月。龍造寺隆信以兵三萬攻有馬。義純告急。時義久在八代。召將士問計。將士皆畏隆信。曰：衆寡不敵。救之不可。義久曰：成敗在天。我爲彼所賴。寧可坐視其急乎？乃命家久將三千人赴援。家久自八代航達洲川浦。悉毀舟具。陣嶋原。設二伏。令曰：敵來勿動。勿不待令而發。敵果侮我寡來攻。我陣不動。敵已薄。

洲川浦屬肥前

又七郎豐久初名忠豐

家久令曰：銳。銳丸雨注。敵前軍走。隆信怒。以麾下進。家久邀戰良久。伏起夾擊。大破之。川上左京獲隆信。斬首七百級。九州治亂記按家譜天正十二年春。義久自將入肥前。軍佐志木。欲攻嶋原。使家久及新納忠元。川上左京等將兵三千。自深江至安德。龍造寺隆信將二萬五千人來軍嶋原。隆信恃衆侮敵。家久急擊大破之。左京進斬隆信。與本書不合。藩翰譜曰：是時隆信將五萬騎。是役。家久子豐久從焉。年甫十五。臨戰。家久爲被胄。斷纓。餘曰：使敵謂我兒決死。我雖入泉。豈不怡懌。若軍有利。幸而不死。吾爲汝解其結。及戰已克。乃解之。常山隆信死紀談

後龍造寺氏衰。蒲池草野。星野諸族皆降。而筑前秋月氏。原田氏亦來送款。嶋津氏兵威益熾。是歲。義久以忠平為嗣。更名義弘。十三年。義久遣兵入肥後。擊甲斐親則走之。親則宗運子也。阿蘇大官司懼而降。肥後平。十四年。義久欲略二筑。六月。自將至肥後。次八代。遣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廣門以勝尾城降。囚之大善寺。遂圍巖屋城。肥後肥前筑後兵來會者四萬人。遣使城中說降。城將高橋鎮種堅守不降。忠

圖書頭忠長

右衛門大夫忠棟號幸侃

長忠棟益兵疾攻拔之。鎮種自殺。誘下寶滿城。遂圍立花城。不下。義久以兵疲命二將還軍。家譜按九州治亂記。

義久使義弘擊筑紫廣門。攻立花巖屋。使家人攻豐府。立齋舊聞記亦云。兵庫頭攻巖屋。皆誤。圍立花事。本書不載。今據治亂記。舊傳記書之。先是。大友義鎮乞救於豐臣

秀吉。是時秀吉代織田氏。專制畿內之政。勢甚熾。義久聞之。亦遣使秀吉曰。苟見授鎮西八國守護職。則奉朝貢。秀吉曰。以薩摩大隅封之。及日向肥後筑後各半。餘盡致之。使者還報。義久怒曰。我以吾力并八國。何遽予之他人。且攻城侵地。何世無

之彼何為者。欲坐制我。至是秀吉使其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率軍至豐後。黑田孝高。與毛利輝元。至豐前。秀吉移書義久。徵其朝貢。義久益怒。大舉擊大友氏。參取藩翰譜家譜。薩摩兵亂記。十月。命義弘將六萬人。自肥後。家久將一萬餘人。自日向。而義久自將繼之。至日向。立于鹽見。沿道諸城皆下。秋月高橋城井。長野諸族。素屬我。以故孝高等不敢動。我軍二道並進入豐後。參取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藩翰譜。是時義久分兵二萬入豐後。九州記曰。義弘將二萬三千人。家久將二萬人。皆不同。今從兵亂記。

十二月。家久軍年滿。是時義鎮守臼杵。子義紘在豐前。家久分兵使野村備中。白濱周防。攻臼杵。自圍戶次。利光於鶴城。義紘聞急。與秀久元親存保等來救。家久乃解圍。邀擊。謂士卒曰。今日與中國兒戰。汝等當決死。勿欲生。奉書義久。告訣。分兵為三隊。戰戶次川。大破之。獲存保及元親子信親。斬首千餘級。義紘秀久等走府內。家久下鶴城。長驅迫府內。義紘棄府內。保高崎。遂走豐前。秀久元親皆遁。家久乃據府內。九州記。斬首千餘級。據家譜。義弘進軍管

見分兵攻野上水部江良株木降之。遠近震怖。明年春。義弘遣兵攻拔下莊津牟禮諸城。既而秀吉前軍將羽柴秀長至豐前。秀吉率諸軍繼之。義久聞之。馳入府內。秀吉遣僧興山來議和。義久不肯。與義弘議。留家久。俱引兵退。沿道諸城皆畔。土寇並起。遮路。義久義弘轉鬪。至日向。軍都於郡。秀長進入日向。伊東祐兵為導。築五十一砦。圍高城。城將山田有信堅守。義弘以二萬人襲敵將宮部繼潤。南條元續營。不利。嶋津忠親死之。義久乃引兵

歸麿嶋。義弘亦退軍真幸。家譜。薩摩兵亂記。伊東祐兵為鄉導。據日向。

向記。按逸史外史並云。家久襲宮部南條營。益據陰德。太平記等書。與本書及太閤記。秀吉譜諸書。恐非。秀吉兵來圍府內。家久拒戰不能支。夜

乘風雨逃。至日向。遂以佐土原降秀長。太閤記。秀吉譜。

右馬頭征久

以佐土原降秀長。據家譜。義弘之在豐後也。遣嶋津征久。新

納忠元。町田久信。徇筑前。征久等欲與秋月氏

合。從野上經肥田至北里。聞義弘還軍。乃退守

八代。忠元與伊集院忠棟。保合志城。歲久在白

根亦引兵歸薩摩。秀吉既拔巖石城。徇二筑。降

秋月種實等。進入肥後。鎮西震駭。忠元忠棟棄合志城退。欲守隈本城。城主親冬叛拒之。宇土隈莊諸城亦叛。遮路。忠元忠棟縱火津森木山三舟。擊破土寇。退守關城。城兵逃亡。廼奔八代。與征久。信合俱乘夜遁歸薩摩。秀吉入八代。肥後諸城悉陷。家譜薩摩兵亂記。先是野村備中。白濱周防。去曰杵。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主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以城降。至是三將將棄城退。為妙林所誑殺。津記九州記。按薩摩兵亂記。野村備中。作平田新右衛門。又按家譜。義久義弘之去府內。伊集院美作。

山城守忠昉初名神祇

平田新右衛門。白濱周防為殿。與本書不合。五月。秀吉進入薩摩。軍太平寺。分兵攻諸城。諸城連陷。桂忠昉守平佐城。敵將小西行長。脇坂安治等來攻。忠昉拒戰。其妻撮甲助夫捍禦。乘風散灰。敵兵目眩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擠之淖中。斬獲頗多。既而眾寡不敵。城終陷。忠昉乃降。秀長等合兵來薄麿嶋。嶋津氏將士交勸。義久因秀長謝罪。削髮號龍伯。詣太平寺降。薩摩兵亂記。秀吉譜。桂忠昉夫妻防戰。據舊傳記。秀吉自平佐城。過宮城。歲久在宮城。陰與新納忠元謀。誘秀吉兵于九尾路。

險惡士卒飢困刈麥食之歲久臣本田某狙射秀吉不中是時龍伯既降獨歲久忠元不肯降忠元憤慨說龍伯曰秀吉蹂躪我城下如入無人之境及今不加一矢使薩摩男子盡為婦女臣聞曹操以百萬衆蔑視吳蜀而有赤壁之敗田單以莒卽墨二城卻燕二十萬兵悉復舊物今敵方窘於九尾之隘我以精兵據險與之持久則彼勢屈不戰自潰願君委臣以興復之任龍伯不從秀吉嘉忠元忠召見賜薙刀曰汝猶能向我彎弓也對曰寡

又市郎久保

君若許臣不敢辭秀吉壯之世祿記於是秀吉還軍

至太宰府乃命龍伯領其故土薩摩而賜大隅於

義弘分日向賜義弘長子久保及伊東祐兵等祐

兵義祐次子也日向記按藩翰譜秀吉使義弘領其故土薩摩大隅日向而就大隅

日向各削二郡賜義弘父子及伊集院忠棟初龍伯之降山田有信猶守高城龍伯遣使命致城退

有信不肯再諭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絕矣有

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其忠封之以肥後天草有

信辭曰若以其地為寡君之邑臣則拜命若以臣

臣

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由

是龍伯重有信。舊傳六月。龍伯發慶嶋。從秀吉如

大阪。譜是月。家久得疾沒。家久為人勇悍。佐龍

伯經略鎮西。世惜之。嶋津記。本書曰。五月。家久見

之。十六年。肥後人叛。攻其主佐佐成政。義弘發兵

救成政。明年賊平。歸慶嶋。餘黨宇土顯輝來匿。出

水龍伯捕誅之。譜八月。龍伯如京師。謁秀吉於

聚樂第。世祿記。本書曰。初龍伯之降。質其愛女。至

藤孝曰。二世登波。契羅奴物遠。親登子乃。別連武

袖乃。哀連遠茂志連。藤孝以獻。秀吉。秀吉覽之。憫

然。印還是歲。龍伯叙三位法印。義弘四位侍從。削

髮號惟新。譜文祿元年。朝鮮之役作。惟新與黑

田長政。大友義統等。將第三軍。率一萬人航海。久

保從焉。征韓錄。秀吉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既下都城

據之。七月。朝鮮將元均。李舜臣等。列戰艦巨濟唐

嶋。數十里。惟新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攻唐嶋

奪虜艦。大戰海中。朝鮮兵素練水軍。我兵多死傷。

惟新見其難於進退。令士卒曰。弗必取敵艦。彼求

戰。則射卻之。既而虜兵疲。斂兵退。朝鮮征伐記。本

書。攻唐嶋。條文

後。今據徵事錄改之。 十月。明將李如松來援朝
 鮮。我將帥宇喜多秀家等議。都城旁築寨以備之。
 城東有金化。春川二城。使惟新守之。時惟新在永
 平城。今鳴津。豐久以五百人守春川。明兵來圍。豐
 久告急。惟新赴援。擊却之。既而明兵復來攻。衆寡
 不敵。豐久謂士卒曰。城壁未完。救援不可。矣。唯有
 死耳。乃為圓陣。直衝明軍。殊死戰。大破之。盡剽其
 所獲。獻之名護屋行營。秀吉賜書賞之。十二月。惟
 新父子徙金化。金化當咸鏡江原慶尙三道要衝。

明兵三道來攻。久保率輕騎突戰走之。是歲。龍伯
 至名護屋。謁秀吉。會我臣梅北國兼田尻但馬。叛
 據佐敷城。將攻八代。既而肥後人松羅某。安田某。
 誅二賊。秀吉以國兼等叛。為龍伯之罪。將誅之。
 東照公為白其寃。秀吉乃命龍伯還平餘賊。而遂
 歸罪於歲久。賜之死。其實修九尾之憾也。征韓錄。按南浦
文集略曰。秀吉征韓時。歲久患痿。不能從。有語
 其非病者。秀吉怒。命細川幽齋殺之。未知是否。
 二年正月。李如松逼都城。小早川隆景與立花宗
 茂等拒之。碧蹄館。惟新遣有馬重純往援。宗茂宗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五 四田氏藏

茂等既破明軍。晉州牧司出兵扼釜山王城之間。二月。惟新自金化徙龍仁城以備牧司。四月。議和。諸將皆引兵退屯釜山。惟新屯唐嶋。六月。與諸將俱攻晉州。踰月下之。還復屯唐嶋。九月。久保病卒于唐嶋。久保為人精悍。嘗出曠野調騎射。明兵數十騎來殺我荒豎。久保怒。單騎追明兵。斬二騎而還。又嘗射獵。遇猛虎。虎負隅騰向久保。從者皆怖。久保發銃斃之。惟新聞之。戒久保禁田獵。及卒。深悼惜。以次子忠恒為嗣。征韓錄。按舊傳記。伊集院忠棟有異志。忌久保壯武。

又八郎忠恒

陰設謀殺之。而以病死聞。三年。忠恒請秀吉從父於朝鮮。以十月晦至唐嶋。四年。秀吉檢薩摩大隅日向地。召惟新。惟新畱忠恒發唐嶋。忠恒尋徙加德嶋。六月。惟新歸自朝鮮。謁秀吉於伏見。八月。歸慶嶋。慶長元年。秀吉以和成令諸將撤軍還。忠恒受惟新旨。守加德嶋不去。征韓錄二年。和敗。諸將再航海。惟新將第五軍。征伐記。秀吉譜四月。入朝鮮。屯加德嶋。七月。諸將進入慶州。惟新乃與刻期。令嶋津豐久從加藤嘉明。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夜襲朝鮮將元均舟師於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五 四田氏藏

開山而自與忠恒從陸攻之。率兵三千抵唐鳴。聞舟師喊聲。亦發喊。豐久跳登一敵艦。其臣樺山某先登。中箭而倒。甲斐某。大倉某。繼之奮戰。悉殺其兵。奪艦。及天明。虜艦三百艘來救。諸將發大砲急攻。虜棄艦上陸。逃。惟新預伏兵擊殲之。奪艦百六十艘。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無算。秀吉賜書褒賞之。八月。惟新屬宇喜多秀家攻南原城。時明將陳愚衷守全州。將援南原。秀家聞之。使惟新及加藤嘉明備全州接路。愚衷不敢出。諸將夜襲南原。守

將楊元自西門逃。適月明如晝。惟新望見。與嘉明等掩擊。斬首四百級。南原已陷。愚衷棄全州走。於是慶尙全羅平定。諸將相議。小西行長。紗管全羅道。惟新。紗管慶尙道。揭榜於二道。令逃民還其鄉里。務農事。逃匿不出者。處之刑。十月。惟新與忠恒入海南城。點檢賦稅。經略忠清道。朝鮮人據城者。皆望風遁去。無迎戰者。遂還全羅道。屯泗川。三年五月。秀吉諭諸將悉罷歸。獨留惟新及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十餘將。於是惟新築海畔以爲根據。

六郎兵衛忠實
玄蕃助賴豐

與忠恒守之。號曰新寨。使川上忠實相良賴豐勝

目兵右衛門守泗川。征韓錄。本書曰。使川上忠實

川城也。蓋對新寨。有是名。本書乃以為別城。而謬

混泗川與新寨為一。曰泗川一名新寨。明人呼泗

川為新寨。恐不然。今築望津永春昆陽固城金海

五寨。分兵守之。秀吉九月。明將董一元將兵二十

萬至晉州。與望津隔江而屯。憚我兵不敢濟江。惟

新欲誘致以擊之。命諸寨守將留兵而退。會明捕

虜郭國安。在望津。通款明裨將某國器。國器說一

元攻望津。使國安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

引兵臨江。既而寨中火起。明兵濟江攻望津。縱火

焚之。忠恒請赴援。惟新不許。一元分兵攻陷永春

昆陽。盡焚之。我守兵走新寨。一元已陷三寨。意頗

輕我。遣使來議和。惟新卻之。趣川上忠實等棄泗

川退。忠實等將退。會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

驍將李寧。黎明。明兵益來。我兵血戰發銃。殪明將

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相良賴豐戰沒。勝目兵右

衛門。聞賴豐死。曰。我嘗與相良約共死生。寧可負

手。即回馬冒明軍死。忠恒聞泗川急。請赴援。惟新

手。即回馬冒明軍死。忠恒聞泗川急。請赴援。惟新

手。即回馬冒明軍死。忠恒聞泗川急。請赴援。惟新

不許。命伊勢貞昌往偵之。貞昌單騎馳赴泗川。遇忠實與明兵。且戰且退。貞昌代殿而還。一城騷然。將士皆悔不救望津泗川。惟新曰。彼焚望津者。由郭國安內應。猶可謂得計。今不據永春昆陽以窺我虛實。乃并焚之。大軍野次。暴雨露。我知其易與。且彼戰勝而驕。當不出三日而來。我深壁堅守。以逸待勞。可一戰而殲也。若分兵四出。敵乘其虛。悔何及。乃下令嚴禁。輕出。十月朔。一元果盡眾而來。以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郝三聘師道立馬。

呈文藍芳威。分為左右軍。圍新寨。忠恒欲出拒。惟新曰。未也。明兵以大煩摧城門。拔柵薄壘。我兵拒戰。會敵煩炸破。火藥齊燃。烟焰四逆。明軍亂。惟新乃命忠恒曰。可矣。忠恒與數百騎。開門出戰。明軍披靡。擊信古兵。大敗之。乘勝窮追。明兵三騎忽回。馬向忠恒。忠恒殪一騎。下馬將馘。二騎追之。忠恒兵平田宗位。床並佐助。擊走二騎。忠恒馬逸。宗位追獲馬。授忠恒。忠恒復馳追敵。三聘道立見信古。敗亦走。國器邦榮乘虛。將以萬人橫入城。惟新預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整陣備之。鳴津忠長以百騎衝國器邦榮軍。樺山久高、寺山久兼等方追北上北嶺。顧見忠長與國器等戰，乃繞出敵後，擊輜重。明兵驚擾，惟新命野添某、本田某援忠長，夾擊大敗之。國器、邦榮走望津。芳威望見先逃，國器欲據望津以拒我軍，一元不聽，遂奔星州。我兵追至江而止，斬首三萬八千級，盛其所劓馘於大樽，獻于名護屋行營。明音呼鳴津為石曼子，自是明韓兵愈畏石曼子。參取征韓錄秀是歲八月，秀吉以疾薨，至是凶問適至。諸將潛

相告，稍稍治歸裝。明軍謀知躡我後，然創新寨之敗，不敢薄。十一月，惟新去新寨，至釜山。小西行長有馬修理等五將，在順天。明將陳璘、陳璘、鄧子龍、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將水陸軍八千，與朝鮮將李舜臣沉理合兵，扼順天海口。列兵艦數百艘，行長等不能退。惟新聞急，曰：令行長等死異域，我邦之恥也。即與立花宗茂等乘艦赴援。子龍以輕舸迎我兵，我兵發大砲摧其舸，獲子龍。舜臣來救，又擊破之。既而陳璘、李金、沉理齊進，惟新勵士卒，弓

銃亂發。虜以火器投我艦。艦燒多溺死。惟新奮戰。奪虜艦六艘。行長宗茂等俱扞戰卻之。順天圍解。行長等自南海退。惟新與宗茂等至唐嶋。我臣樺山忠征等艦為敵所燒。乃率兵上南海嶋。惟新反舟迎取。行長等亦各以船赴救。我軍盡達對馬。惟新與諸將俱至伏見。見秀吉嗣子秀賴。大老奉行慰勞之。惟新從外征之役。前後七年。我得全兵而還者。由新寨之捷也。參取征韓錄。世祿記。四年正月。東照公在伏見時。豐臣秀賴幼不能親政。公代裁決。

天下事與大老奉行。議外征諸將之功。以惟新功

最大。賜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藩翰譜三月。伊集院

忠棟有異志。忠恒誅之於伏見。第以其擅殺重臣。

屏居高雄。埃罪。公與大老奉行議。釋忠恒還伏

見第。忠棟子久直據邑叛。忠恒請假還討之。公

遣其臣山口直友。遣之鏃二千。暑衣百領。又命寺

澤廣高赴援。久直乃降。藩翰譜。烈祖成績。武德安民記。按舊傳記。久直作忠

直。五年。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與景勝合謀

起兵。移書遠近。抑留西諸侯。赴江戶者。先是惟新

志摩守廣高

奉書 公明其無異志而三成固要之黑田長政勸惟新歸東軍惟新素與三成善遂應西軍。績七月發兵會大坂與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等攻拔伏見城進至美濃會大垣八月東軍攻岐阜惟新與三成等赴援陣呂久川遣兵三千進至合渡東將黑田長政藤堂高虎乘霧雨來攻我兵不利敵追至呂久川惟新謂三成曰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不從收兵還大垣東軍已拔岐阜進屯赤坂關原九月

岡山今呼曰御勝山

十四日公軍岡山惟新欲及暮潛兵襲赤坂及岡山營三成曰明日之戰保必勝不須夜戰惟新曰何以保之三成曰田中兵部通於我約內應惟新曰是豈足信乎吾恐為其所誑今內府新來兵疲宜及止舍未定而擊之必有利三成不從慶長軍記本書曰初三成遣書田中兵部招之兵部獻其書東照公公使兵部佯應焉三成信之故不從惟新言昧爽東西軍大集關原惟新率四千人渡藤川陣玉村三成陣其左小西行長陣其右宇喜多秀家又陣其右關原誌記惟新馳使行長趣戰行

長不肯。關原記東將井伊直政奉下野守忠吉率輕騎來突我先鋒先鋒與接戰。既而忠吉直政以其全隊與細川忠興稻葉典通加藤貞泰等合兵來戰。惟新分兵為八隊。更代而戰。東西交鋒。烟塵蔽空。西軍勢甚熾。三成以麾下兵二千橫衝東軍。為本多忠勝所破而退。忠勝又橫擊我先鋒先鋒敗。三成秀家前軍亦為黑田長政福嶋正則所破。行長先眾敗走。於是惟新與三成秀家各以麾下兵殊死戰。勢又張。會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吉

刑部少輔正則子

隆東軍競進。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秀家走膽吹山。惟新謂我雖敗。卻走非武。率殘兵五百以銃自環。取路多羅尾山。直過東軍而南。福嶋正之遏之。我兵擊卻之。東軍猶尾擊。嶋津豐久以二百騎返戰。死。惟新自度不免。將決死。阿多盛淳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請君破一方退。回其馬驅之。自留植牙旗。呼曰。嶋津義弘死于此。東軍虜集。盛淳奮戰。與部兵十餘人共死。惟新得間脫走。既而忠吉直政又率輕騎追躡。惟新今親兵以種島銃狙射。直政傷臂而退。誌記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關原事雖不成

加藤貞泰作加藤直泰蓋寫誤今據藩翰譜改之
按舊傳記載釋覺山撰阿多盛淳碑文略曰盛淳
號長壽院父曰畠山賴國為三好氏所攻自河內
來奔義人待之以賓禮生二子長為盛淳賴國謂
亡國之餘不宜置後嗣使二子為僧盛淳幼去經
歷諸國勤行八年歸慶島義人以盛淳為安養院
主為人辯捷有氣節義人愛之參與軍國謀議時
人多氏為隊將關原之役義弘在大阪關義弘在
阿多氏與妻子訣即日航海抵大阪關義弘在
垣乃馳如大垣謁義弘既而東西軍大戰關原西
軍敗義弘以殘兵五百退東軍追躡義弘將決鬪
死盛淳諫之代死義弘因得與近臣數十騎脫於
走還國義人嘉盛淳節義命其子忠榮襲父祿於
是惟新與數十騎踰嶺間道歷伊勢伊賀至伏見
毛利輝元在大阪惟新使人謂曰關原事雖不成

公與我合力守城猶足以有為公豈有意乎輝元
不應惟新怒曰怯夫不足與謀至大阪奪毛利氏
船歸薩摩參取安民記慶長軍記惟新夫人在大阪第伊集
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脫之以船三艘護夫人
泊周防海上夜半乘風潮揭灯一艘先發夫人及
左京助兵衛後發時黑田孝高置成船富來浦以
檢往來左京助兵衛望見成船篝火認為前船灯
距富來一里天向曉覺之遽轉舵走成船怪之來
追發銃左京助兵衛乞降不聽二人自度不脫相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關原事雖不成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師田丘藤片

謂曰。決死一戰。不克則勸夫人自殺。吾輩殉之耳。
乃分二艘為左右。連發鳥銃。成船八艘。分攻左右。
我兵拒戰。勝敗未決。會成船火蓬投之。左右船一
時悉燒。舟中婦女悲泣。夫人端坐焚死。左京助兵
衛力戰。死之。餘眾燒溺無脫者。唯舟師十三人。婦
女八人被俘。孝高使人護送薩摩。成績。黑田家譜。按安民記。惟新
至大。取。其。質。命。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護。婦。女。船。抵。周。防。泊。島。尻。夜。半。拔。碇。齊。發。揭。一。燈。牙。船。
諸。船。認。從。之。時。黑。田。氏。哨。船。五。十。艘。扼。海。路。左。京。等。誤。認。哨。船。火。以。為。牙。船。也。從。之。天。向。曉。覺。之。
大。驚。拒。戰。左。京。助。兵。衛。皆。被。重。創。死。者。三。百。人。既。而。我。兵。來。救。敵。乃。解。去。與。本。書。不。合。又。按。常。山。

紀談。大坂賈人。有左近者。嘗往來薩摩。受惟新眷
顧。是役。預艤船以待。惟新。惟新之至。大坂。先使人
詣左近。左近迎問曰。主公何在。使者詐曰。昨戰死。
左近泣曰。僕聞關原敗。日夜疾主。公。今已矣。將投
水。使者遽止之。告以實。惟新踵至。左近大喜。乃匿
惟新于船腹。載酒樽。從如薩摩。後左近子仕島津
氏。云。未。知。是。否。書。以。備。考。先是。加藤清正。應東軍。攻宇土。悉下
小西氏城邑。龍伯發兵援小西氏。攻佐敷。清正既
拔宇土。與黑田氏合兵臨薩摩。龍伯聞關原敗。不
敢與清正孝高抗。因福島正則謝罪曰。近日之事。
舍弟義弘所為。義久非敢有貳。今既囚義弘。謹疾
罪。於是。東照公令清正孝高弭兵。龍伯欲如大

日本外史補 卷之六 師田丘藤片

龍雲本新納氏
日向大慈寺主

阪面謝有疾使其臣兼田政近請哀七年四月得
釋盡賜其舊封於龍伯龍伯大喜以忠恒為嗣將
如大阪謝恩會伊集院久直復叛不果十二月忠
恒如伏見謁公十一年九月忠恒謁公於
伏見城公賜其偏名藩翰更名家久譜初永亨
中足利義教賜琉球於忠國世來貢方貴久時
國內多難絕使聘天正中遣使來貢通互市自
朝鮮之役作不復通家久欲復琉球請之公
許之成績舊傳記於是家久遣僧龍雲於琉球責其

權左衛門久高
太郎左衛門增
宗

來貢國王尚寧不從命琉球有三司官世祿重臣
更任其職適其官缺舉佞臣邪那者補之邪那見
我使輕蔑之龍雲復命具圖其所過山川地形獻
之參取舊傳記南浦文集十四年家久命樺山久高為將平
田增宗為副以征琉球以龍雲參軍事兵總八千
久高既受命士卒以其無重望意輕之及軍發新
納一氏送久高張帳置酒眾皆會一氏推久高上
坐曰今日之事卿代主公任重職不得不然由是
士卒服久高家久出屯山川為策應三月久高攻

破大島及德島鬼界。永良部諸島。四月。至運天。時
尚寧城那霸港。張鐵鎖於港中。屯精兵以拒守。久
高乃從運天陸行。擊破諸城。過那霸港後。直逼都
城。敵專備那霸港。而都城兵寡。不敢邀拒。我兵一
鼓拔城。擒尚寧。斬獲數百級。三司官以下悉降。久
高嚴禁鹵掠。五月。收兵。以尚寧歸薩摩。家久馳使
告駿府及江戶。幕議以琉球賜家久。自是琉球世
為我屬國。舊傳記。本書樺山久高將三千人。今
從成績。按成績。家久以樺山久高為
將。平田太郎左衛門為副。率兵八千。艦百餘艘。伐
琉球。抵德嶋。琉球王尚寧以五千人拒之。於日本

山。山在我日本界。距王都百里。久高擊破之。斬首
三百餘級。琉球兵潰走。島民悉降。四月朔。我軍至
那霸津。餘與本書略同。逸史外史並云。以新納一
氏為將。其記戰亦與本書大異。蓋據琉球征代記
致誤。十五年八月。家久率中山王尚寧謁東照公
於駿府。遂如江戶。謁台德公。十六年十二月。龍
伯薨。年七十八。藩翰譜。按舊傳記。龍
伯薨係十六年正月。龍伯晚屬意
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麤埴。有司請曰。城門
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來
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城門雖美。民窮俗敝。則
知其政不治。汝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舊傳

記。惟新嘗謂龍伯曰。天下偃武。庶士漸趨怠惰。犯
 法令。請用威刑以檢不恪。龍伯曰。下之所以犯法
 者。由不知禮義。上教之以義。率之以禮。則下有耻
 且格。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威刑。安得淳風化致
 休和哉。惟新愧服。密之須 佐美 大坂之役。家久以海路
 不穩。不出兵。事平。率其妻子。徙之江戶。鎮西諸侯
 質妻子於江戶。始於家久云。元和三年七月。家久
 進參議。五年七月。惟新卒。年八十五。藩翰 譜 惟新自
 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營中設一長

爐。與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卧起飲食。加藤清正
 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強盛不亦宜乎。舊傳 記
 寬永三年八月。家久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十五
 年二月。薨。年六十。子光久嗣。藩翰 譜
 岡田僑曰。島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龍伯。
 威武大振。盡并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
 向莫不摧破。及與豐臣氏接兵。始取挫劔。然竟不
 失其舊封也。或曰。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
 條氏不免。島津氏獨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

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歟。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下。自源氏北條氏至足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以不世出之雄，開基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并八州。五世養兵，據形勝之地。又與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翹足，則天下之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除之也。龍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町變故，無有窺其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

嶋津氏雖并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無強援之可忌，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條氏，則雖欲復除嶋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者？創業之君，討反撫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費力少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人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嶋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嘗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龍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略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

最功於天下者。爲征韓新寨之捷。當是之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恟如蹈薄冰。向使惟新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貶遷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598